

炙熱莽原的奇幻旅程-布吉納法索替代役歷程

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張凱評住院醫師



五月的古都古，雲開始在天際出現，陣雨也帶來綠意和生命。一個禮拜兩次的社區造訪，也因為酷熱不再而宜人許多，偶爾餵羔羊吃些青菜摸著它柔順的毛、或看著一歲小嬰兒玩得滿嘴泥土而哈哈大笑，但更多時候，我坐在小病人家外頭的長凳，聽著聽不懂的摩西語，和大家陪笑。布吉納的識字率仍然不高，只有大約四分之一的人會說法文。所以除了法文以外，我們也在看診的同時和翻譯學幾句當地的摩西語：早安、祝身體健康、謝謝、你好，或者病人不乖的時候罵的：聽懂了沒！今天，則是小病人的媽媽 Julienne 教我的：再見。

和 Julienne 認識是很緣份的。二月，她大女兒因為腋下發炎來看我的門診，順利治療完後，她突然開口問我，希望能有一些零工可以做，她的丈夫去鄰國象牙海岸工作已經七年沒有音訊，只留下她和三個小孩，只能靠幫人洗衣服或打零工貼補家用。不過，我並沒有請她洗衣服。讀過高中、積極的她，剛好是引領我切入常民生活的嚮導。在布吉納，腸胃炎仍是嬰幼兒夭折的重要原因，為了從日常生活中尋找適合當地的改善辦法，三月底，我們開始了她幫我做問卷、我去她家作客觀察的生活，看附近的集水站、看準備食物的過程、看貯水容器的乾不乾淨。後來她更成為我聘用的衛教師，巡迴在古都古市區周邊的小村莊，傳授當地婦女飲食衛生等健康常識。

看門診認識的病人，還有 Clemens。有一天他走進我們的換藥診間。著 T-shirt、牛仔褲，在這裡算打扮入時的他，褲管捲起來，小腿卻是裹著兩片大面積的紗布。打開不得了，一塊長 20 公分，寬 20 公分的傷口爬滿左小腿，有昨日藥膏混雜膿水流淌，顏色有黃、有黑、有白、有淡紅，就是幾乎看不見傷口要癒合新生的地方。上頭寬大、底下漸縮，加上左邊一個小凹，更像極了非洲大陸。該植皮了吧，有淺薄整形外科知識的我想著，然而在這裡，動手術清創是件麻煩事。從十二月上工以來，不下十個長期追蹤的病患經過團長小手術清創處理，然而可能是衛生習慣不良、營養不足等問題，傷口復原的狀況都不理想，他/她們便將手中洗過的彈繃交給一屆又一屆役男們，傳承過不知幾年。

有一天，Clemens 帶了他的小兒子一起來，眼睛大牙齒白，非常之可愛！我招招手要他過來看我清洗他老爹的傷口，招了幾次，他只怯生生地坐在椅子上，一動也不動。

這時候 Clemens 說話了：

Il a peur de la blanche. (他害怕白人)

又來了，怎麼又是指稱女性的 la blanche「喇不浪」，而不是指稱男性的 le blanc「了不浪」咧？被好奇心驅使的我就問了診間助理 Gwladys。第一個原因，是來古都古的外國人比較多是女生，不過第二個原因，就是我們真的被當成女生，也就是「白娘炮」啦！當地的男生頭髮都非常短，除了一些藝術家以外，每個男生的頭髮都是五分頭，所以留著一頭「長髮」的我們就都被當成女生啦。

當地小孩眼中的我們是什麼樣子呢？一對一的時候，他們常常怕我們怕得要死，有一次裁縫師來幫我們丈量醫院工作服的尺寸時，我們去逗他三歲大的小兒子，他馬上就淚眼汪汪，就算拿小糖果要給他，他也眼神完全不敢看我們，把手縮到背後，別過頭去一副受虐兒模樣。但是在外面遇到一群大小孩時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每次騎腳踏車出門、去逛市場、吃早餐時，總是會有一群小朋友對我們大喊「Nasala (外國人)」或「Le/La Blanc (白人)」，爭相握手不說，看到相機登場還搶位子擺 Pose，路也不走了飯也不吃了，只要看到自己在相機螢幕上出現就開心得不得了。當然，不討喜的小孩也是有的，一看到我們就 bonbon (糖果)、L'argent (錢) 喊著向我們要東西。往往我都裝作聽不懂法文，默默騎走。

做了幾個月的局部清創、也進了一次手術房，Clemens 的治療並不順利。家中開小雜貨店的他無力負擔龐大住院費用，我們只好開完刀三天就讓他回家，改為一周三次的門診換藥，但時間一天天過去，非洲形狀的傷口仍然在他的小腿齜牙咧嘴，嘲笑著我們的失敗。我們問他再做一次清創手術，然而手術費用太過昂貴，布吉納人民的平均收入是月薪台幣兩百元，而光光材料費，就得耗資數千，上一回已經讓他經濟拮据，即使這次我們說幫他募資一部分，他也說負擔不起。於是，Clemens 來門診的次數越來越少，到我們走之前最後一個月，才在街上遇到他，硬是把他拖來了診間。幸好不知是哪種神奇的當地療法，兇惡的非洲傷口已經縮小的大半，之前造成的感染發膿也消退許多，令人意外又高興！

踏上往布吉納的飛機以前，我以為我已經轉換心態，這一趟旅行要放下外來者高高在上的姿態，虛心觀察；要 empowerment (賦權)、幫助當地人找到變健康的方法。到頭來，發現自己還是知道的太少。Clemens 告訴我，我的醫療不能解決他的問題，沒有全民健保的布吉納醫療費太貴，他負擔不起。Julienne 告訴我當地婦女很喜歡我們傳遞的衛教常識，只是連孩子都餵不飽的村落裡，簡單維持手部清潔的肥皂都是奢侈品。如今，她的衛教計畫也在我回國一年後中止，這一年，看來似乎一事無成。

常聽到有人說，做援助是「佛度有緣人」，一切盡力就好，不要強求。出國之前，這句話總讓我不自在，因為那隱約的上對下關係，因為失去貼近當地、聆聽在地需求的精神。然而實際走一遭我才知道，做好援助是如此困難，語言不通、又人生地不熟的我，要在十個月以內了解當地、制訂計劃、得到成果，

真不容易。被天真熱情驅動的我，最後也成了那尊「佛」，或許傳遞了衛教知識、卻沒想到鄉村裡的人們，被貧窮壓得喘不過氣。Paul Farmer 在「神聖的醫學」中提到，與其問病人為什麼不順從我們給予的治療，我們開始問，在病人痊癒或減少受疾病折磨的路上，我們如何與之同行。奇妙的布吉納旅程告訴我，在援助過程中，沒有「佛」、也沒有「度」，有的只是兩群「有緣人」、我們和他們，在朝向健康的路上，由我們陪伴他們，一起找出可行且適合當地的方法。

這是十個月的日子來，布吉納法索教會我的一件事。而我，還需要細細琢磨、慢慢體會。